



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
诗意心灵系列



死亡的舞蹈—— 勃洛克诗选

汪剑钊 主编

【俄】勃洛克 著

汪剑钊 译

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
诗意心灵系列

勃洛克的死亡舞蹈—— 勃洛克诗选

汪剑钊 主编
【俄】勃洛克 著
汪剑钊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亡的舞蹈：勃洛克诗选 / (俄罗斯) 勃洛克著；汪剑钊译. —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3. 12
(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
ISBN 978-7-5468-0613-6

I. ①死… II. ①勃… ②汪… III. ①诗集—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88738号



汪剑钊 主编
(俄) 勃洛克 著
汪剑钊 译
总策划：王森林 张明强
丛书策划：王森林
责任编辑：余琰
装帧设计：石璞 蔡志文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730030)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本社网址：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31.25 插页 1 字数 165千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978-7-5468-0613-6

定价：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出版说明

2013年,我社开始策划出版“世界精短文学经典译丛”,这套丛书约请国内最优秀的翻译家担任主编和译者,将世界几大主要语言写成的短篇作品择优选入,并按照一定的主题和体裁进行分类,以独特的视角呈现出各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为我国读者了解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平台。“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即是这套选题中的一种。

俄罗斯文学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让他们形成了特有的精神风貌和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但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一精神资源的承续和发展出现了断裂。为重新深入挖掘、整理俄罗斯经典文学的优秀资源,我们倾心推出“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20册),分为“诗意自然”“诗意人生”“诗意心灵”和“诗意生活”等四个系列,让读者再一次感受俄罗斯文学的独特魅力,在阅读中汲取有益的精神养分,提升对诗意生活的自觉追求,丰富人们的内心精神世界。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年5月

译序:他的时代是悲剧性的

□汪剑钊

有的书是命定在等着某个人的。它就像一名忠实的恋人,隐居在某个约定的角落,静静地,等着意中人的来临,兴奋、不安,还有一点神秘……直到有一天,他(她)来了,于是,两者的相遇(或许还是邂逅)便揭开了一段绵长的亲密关系。譬如案头的这本俄文版《勃洛克诗集》,我觉得它仿佛就一直在等待汉语中的我。这是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大型丛书《诗人文库》中的一种,于1955年在列宁格勒出版。蓝色的旧布封面,书角有点儿破损,露出了里面黄色的硬纸板,仿佛裂开了嘴巴在述说自己“静的喧嚷”之身世。书的封底还留存着一些未曾清除尽的牛皮纸残迹。而关于这本诗集的记忆顷刻就将我拉回到了大学时代。

1981年秋,由于阴差阳错的原因,我成了杭州大学外语系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一名本科生。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回想起来,高中毕业前,我恐怕连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日后将成为一名专治俄罗斯文学的学者。那时,我印象里的苏联(俄罗斯)是一个“变修”了的“老大哥”。中苏之间的联系也处在几乎隔绝



001

的状态中。可以作为例证的是,直到大学毕业,我们这一届学生都没有亲眼见到过任何一个俄罗斯人。这自然让我们感到毕业后的前景多少有些茫然。与此同时,外语专业的学习十分枯燥,每天的正音朗读、背诵单词和语法项目的练习,让我产生了相当大的厌倦感,有时甚至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拒斥;但所幸的是,俄罗斯文学还能给我们的的心灵以甘泉般的慰藉。或许冥冥中真的存在着某种宿命,当时的我简直是完全被动地进入了此前陌生的俄语专业,却顺应着偶然之后的必然,主动地接近了丰富的俄罗斯文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与当今大学生热衷于户外旅游相对应的是,我的暑假基本是在书本中旅行。这种旅游的好处便是,它拥有一个无穷大的时空,“旅行者”足不出户,却可以遨游万里之外,与各式各样的人与事、风景与历史相遭遇。它刺激人的想象力,沿着书本给出的线索,我可以信马由缰地驰骋在许多陌生的世界,超越时间的囿限,无视空间的阻隔,领略一处又一处由文字编织和呈现的“风景”。

有意思的是,在近乎恶补式的阅读中,我并不信任《辞海》和《百科全书》所列词条中那些空洞、滥俗的套语化的“高度评价”,真正吸引我的恰恰是撰写者心目中那几个“负面性”的字眼:诸如“悲观”“颓废”“修正主义”“神秘”“纯抒情诗”“唯美主义”等,它们背离了我从小所熟悉的“奋发”“向上”“乐观”“革命”的文学标准。凭着某种本能,我从一个逆反的方向对它们

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于是，我从图书馆借出了《勃洛克诗集》，以求弄明白他的诗歌究竟是怎样的面貌。在我之前，这本书的出借卡上一直是空白。在我就读于杭大的四年期间，它先后被借出过不下十余次，而每一次，借者的名字都是“汪剑钊”，这本馆中的藏书似乎已成了我的专用。

那天，一借到诗集，我便来到图书馆前的一片草坪上，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不经意中，我读到了其中一首关于“白夜”和“红月亮”的诗歌，猛地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仿佛心脏被突然扎了一下。当时，头顶虽然是蓝天、白云和晌午灿烂的阳光，面前是碧绿的青草和不知名的粉红小花，周围还有不少同学或在潜心阅读、或在聊天、或在晒太阳，但我的脑海里浮现的却是另一幅场景：蔚蓝的天空，一轮血红的月亮在漂泊，映照着夜的惨白、无常与神秘。这首诗在关于“黑夜”“银月”的常识之外指出了一种新的可能，由纯洁的语言之光中透显了一种反常的陌生化艺术效果。它的末句由“红的月亮”带出“静的喧嚷”，在呼应中稍许变化，把两个对立的单词糅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意象，引起了全新的审美感受，而这种极具震撼力的感受正是由作者创造的一些充满了悖论的词语组合带给了当初那个文学青年的我：

白色的夜，红的月亮
在蓝天里浮现，

美丽的幻影在徘徊，
倒映在涅瓦河面。

我从梦里预见到
充满了秘密的思想。
你们可蕴含着吉兆，
红的月亮，静的喧嚷？

纯粹出于喜爱，我一股脑儿翻译了大约 200 首勃洛克的作品，它们中的少数几首曾经在国内的一些刊物上得以发表，其余部分的正式发表和出版尚需经历二十年的蛰伏期。不过，也正是抱着这些稚嫩的译文，我敲开了飞白先生的家门，有幸得到了他的指教与鼓励，并在一年半以后经过激烈的竞争忝列其门下，成为杭州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首届硕士生。

1986 年初夏的一个傍晚，已在中文系就读的我来到冯昭玙先生家做客。冯先生是我本科时的授业恩师，现已仙逝。他的学识极为渊博，为人却十分低调。“文革”期间，他曾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惨遭监禁、批斗和殴打，大量的藏书也被抄没（书上的残纸就是查抄时的封条所留下的）。据说，某天，他因忍受不了人格的侮辱和身体的折磨，曾跳楼欲自尽，后虽被抢救了过来，腿部却留下了永远的残疾。但是，冯先生从来没

有对作为学生的我们提及这些坎坷的经历，他给人的印象总是笑吟吟的，和蔼的目光中透出一种醇厚的睿智。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一进门，便发现茶几上放着一本《勃洛克诗集》。刚落座，冯先生便把它递给了我，他向来温和的笑容里还带有一丝郑重。我接过这本多少次梦想着拥有的诗集，手都略有一点颤抖。那种意外的欣喜大约与单恋者突然获得意中人的允诺后的感觉相似。我翻开诗集，发现扉页上有几行题字：“莫清除封面上的残纸，这是‘伟大文革’的陈迹。扬子江畔的折戟沉沙不是曾勾起诗人的怀古遐思吗。赠给剑钊同学冯昭玑戏题八六·七”。我深知这份礼物的重量，它含纳的不仅有老师对弟子的关怀、厚爱，更有前辈对后学在学术使命上的传递与寄望。它告诉我，要尊重历史，更要为历史留下诚实的证言。

此后，这本《勃洛克诗集》便像诗人所创造的“蓝色幻影”一样，始终跟随着我，先后到过杭州、宁波、武汉，最后和我一起在北京安居了下来。通常，它就静静地待在我的书房里，忠实地陪伴我，与我保持着无声而默契的对话。它的一部分已由西里尔字母变成了方块字，曾以《勃洛克抒情诗选》为名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在2003年出版，完成了阶段性的抵达。我偶或来了兴致，还会捧起它读上几句，既是欣赏，顺带向上世纪初的诗歌大师致敬；也是回味我的青春，感谢在学诗的道路上给予我帮助的老师 and 前辈。

如今,敦煌文艺出版社拟再版这部译诗集。我的初衷是稍事修订,即将这部稿子交付编辑的。但在校对过程中,我禁不住冷汗直冒,发现了其中太多的问题。于是,我改变了主意,决定进行逐行逐字的研读和修改。从今年7月迄今,大约经过了5个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稿子的修订工作。说是修订,但实际是对几乎每一首诗都进行了重译。但愿我的此次修改,能对以前译本中的错讹造成的缺憾有所弥补。下面,我想对勃洛克本人再略作一点介绍。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勃洛克(1880-1921)是二十世纪俄国文学最杰出的大师之一,象征主义诗歌的集大成者。马雅可夫斯基认为,他的诗歌“代表了整整一个诗歌的时代,……对当代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阿赫玛托娃则称他为“二十世纪初的里程碑”;而在高尔基的记忆里,他“不论是作为一个诗人,还是作为一种个性,都是美丽得惊人”。著名的俄裔美籍学者马克·斯洛宁则认为他的名字“应该与俄罗斯的五位大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费特和丘特切夫并列在一起的。他的名望因日久而愈显崇高,获得了一种类似先知的重要性。他不仅是一名写出美妙诗句的人,而且代表着俄罗斯的文化。”俄国的一位勃洛克研究者声称:“勃洛克的诗歌不服从易朽的规律。”更有研究者断言,倘若说普希金是十九世纪俄国最伟大的诗人,那么,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俄国诗人当属勃洛克。

勃洛克出生于一个贵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华沙大学的法学教授,母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和翻译家,他的外祖母、姨妈等,也非常爱好文学,时常在家中组织一些朗诵会,排演小型戏剧。小勃洛克出生不久,父母就因为性情不合而离异。因此,他从小就生活在担任彼得堡大学校长的外祖父的夏赫玛托沃庄园里。根据诗人在自传体长诗《报应》中的记述,他是“在女性温柔的关爱下,远离粗野的生活”,度过了一个“蔚蓝的春梦”般的童年。优雅的家庭氛围、诗意的自然环境和良好的教育培养,为勃洛克成为一名诗人提供了最有利的生态条件。1903年,勃洛克出版了诗集《丽人吟》。它的主要抒情对象是著名化学家门捷列夫的女儿,柳波芙·门捷列娃。在创作中,他对自己的恋爱经历进行了浪漫主义的解释,将情感寄托在一位神秘的“丽人”形象上,运用象征、暗示、比喻等手法,把现实和幻想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构建了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整部诗集的语言朴素、清新,音韵和谐、流畅。它以崇高的精神内涵、纯洁的道德感和真诚的情感在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帮助作者在俄国诗坛上赢得了最初的名声,使其跻身于最优秀的象征主义诗人行列。

十九世纪末,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的学说经由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和诗人的符·索洛维约夫的翻译与阐述,在俄罗斯得到了广泛的流传。柏拉图告诉人们,世界本来具有一个大灵魂,它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分裂为一个个小灵魂。所以,这些分

裂出来的小灵魂每当受到人间的事物昭示和启迪时，能够回忆起在依附肉体之前的大灵魂，从而得以窥见那个本真的永恒世界，在观照“真、善、美”等最高理念时，产生一种“迷狂”的幻觉。在这种“迷狂”的状态下，诗人最容易创作出几近“真理”的作品。

在柏拉图思想的影响下，索洛维约夫提出了“宇宙魂”的理论。在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中，他将“宇宙魂”具象化为“永恒的女性”原则，常常通过抒情主人公回忆、渴望和等待与“她”会见的描写，表述诗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种种神秘的感受。当时，索洛维约夫被青年一代奉为精神上的导师而受到倍加尊崇。在他的学说的影响下，俄国象征派诗人中间出现了其“永恒的女性”原则的变形，如别雷心目中的“阿霞”，伊凡诺夫的泛斯拉夫主义和梅列日柯夫斯基夫妇的“第三约”（继“旧约”“新约”之后）思想，等等。其中，勃洛克的诗集《丽人吟》中对“丽人”的歌吟，更是筑基于索洛维约夫学说的青出于蓝的作品。

《丽人吟》的出版，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很快为作者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勃洛克也因此而跻身于俄罗斯最优秀的诗人行列。此后，在勃洛克的整个创作中，“丽人”形象一直贯穿其间，时而变形为“陌生女郎”“白雪姑娘”“法伊娜”“女王”“宇宙主宰”“菲娅仙子”“卡门”等，以变奏的形式阐述着“永恒的女性”的主题，期望着以美或温柔来拯救世界。直至1918年，诗人写

出长诗《十二个》，以一名象征主义诗人的激情，对所处的风云时代作出了敏感的反应。即便在此时，他在结尾处设计了一个基督的形象，依然表达了他对温柔的人性的理解。

除《丽人吟》以外，勃洛克的主要作品还有：诗集《歧路集》《城市集》《意外的喜悦》《白雪面具》《可怕的世界》《报应》《抑扬格诗集》《意大利诗抄》《竖琴与小提琴》，长诗《夜莺花园》《报应》《西徐亚人》《十二个》，组诗《死亡的舞蹈》《黑血》《佛罗伦萨》《十二年后》《卡门》，戏剧《草台戏》《陌生女郎》《命运之歌》《玫瑰与十字架》，论文集《俄罗斯与知识分子》等。这些作品融合为一个整体，就像一块巨大的钻石，从各个侧面折射着勃洛克诗意的创造之光。

在一篇纪念易卜生的文章中，勃洛克认为，每个艺术家的心灵都充满了恶魔，它们越是可怖，就越是迷人和美丽。而同时总会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引导他们去探索真理。勃洛克的这一观点贯彻到实践中去，便是诗人自己的作品常常在真挚的抒情里渗透了对人生真谛的哲理探索。因此，我们阅读他的作品时，常常能够听到引导着勃洛克的那个神秘的声音。诗人的一位同年级同学格罗莫夫便称勃洛克为“一个沉思者，似乎总在聆听某种神秘的声音。”作为诗人，勃洛克对自然的感受无疑要比常人敏锐得多，他能在自然界“无限的反光”中，看到过去的美景，猜测着“莫非是爱情的余波？莫非是光影的调和？”在勃洛克的眼里，自然是赋有人性的自然，是有血有肉有思想

有感情的自然，自然界的一切蕴含着人的智慧。诗人相信：“擦去偶然留下的痕迹，你就会发现：世界是如此美丽。”

莫雷亚斯在《象征主义宣言》中说，“象征主义诗人意在写人的内在精神。故而自然景物，人的活动，种种具体的现象都不会原封不动地出现在象征主义艺术中，它们仅仅是些可以感知的外表而已，其使命在于表示它们与原始意念之间奥妙的相似性。”勃洛克正是遵循了象征主义艺术的这一原则对自然现象进行审美感知的，他的作品中出现的一些自然意象全然不是孤立的和静止的，往往是呈现出心与物的相互感应。诗人通过移情的作用，使自己的情感有所寄托而得到慰藉，自然由于被投射、被注入了生命而得到了超越和升华。世界存在着，仅仅再复制一个世界没有太大的意义，而艺术的任务也绝不仅仅限于此，象征主义诗歌的多义性能够给读者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艺术之美显露出勃勃的生机，为人与神秘世界的沟通架起了桥梁。

为了传达自己对宇宙的奥秘难以穷尽的心理感受，勃洛克还时常在诗中运用省略号来暗示，给读者留下一个广阔的想象空间，如《她曾经年轻又妩媚》一诗，总共十二行，却使用了五个省略号，全诗如下：

她曾经年轻又美丽，
如今依旧像纯洁的圣女，

清纯、娴静犹如明镜似的溪水。

我的心怎能不会破碎！……

她无忧如同蓝色的远方，

又仿佛是天鹅在熟睡，

谁知道呢，或许她也有悲伤……

我的心怎能不会破碎！……

她曾经对我歌唱过爱情，

激起过我内心的共鸣，

可是热血并不熟悉激情……

我的心顷刻就要破碎！……

在这首诗中，勃洛克通过一个个省略号的运用，把郁结在胸中纷乱芜杂的思索留给了读者，在读者的智力空间里延续诗人对生活本质所作的种种神秘的猜想。



美国神秘主义诗人爱伦·坡在《诗的原理》中说过，“音乐通过它的格律、节奏和韵的种种方式，成为诗中如此重要的一个附属物，谁要是拒绝它的帮助，谁就简直是愚蠢，所以我现在毫不犹豫地坚持它的重要性。也许正是在音乐中，诗的感情才被激动，从而使灵魂的斗争最最逼近那个巨大的目标——神圣美的创造。”从词源学上来说，诗与音乐就是密不可分的，

据说,在俄语中,“抒情诗”(лирика)一词便源自希腊语的“琴歌”。再者,我们从音乐和诗歌各自的特点来看,在各门类艺术中,音乐大约可算是最情绪化的一种了,它的波澜属于情感的领域,而不属于理智的堤岸,以抒发情感为主的诗歌也蕴含着向音乐趋近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象征主义诗人手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综览勃洛克的诗歌创作,音乐性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俄罗斯的一些研究者在强调他的抒情诗的音乐性时,甚至认为不懂俄语的外国读者是无法理解勃洛克的诗歌的,因为他的作品是无法翻译的。勃洛克自己在谈论自己的创作时也经常提到诗歌中音乐的重要性。他认为,“音乐创造世界,它是世界的精神载体——是(流动的)世界之思绪……”,“真正的天才”能“从风中听出完整的句子,拼成单词,并把它记录下来”;因此,他说:“诗并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听到的,首先是音乐,然后才是诗。”

据勃洛克的一个同时代人宣称:“勃洛克能捕捉住回响在宇宙的声浪,并用它塑造成诗歌。”这一带有神秘意味的评价,诗人确实是受之无愧的。不过,勃洛克对诗歌中的音乐性的追求并没有其他一些象征主义诗人(如巴尔蒙特和别雷)那种过分的华丽,并不曾出现音响有时盖过了意义的现象。他的诗歌绝对不会仅仅是抽象的音响游戏,而总是着力于将音响与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加强作品的感染力。《风吹

自遥远的地方》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风吹自遥远的地方，
带来春之歌的秘语，
天穹露出了小小一角，
明亮而又深邃。

在这无垠的蓝天，
在春天临近的夜晚，
冬天的风暴在悲泣，
星星的梦在飞旋。

我的琴弦在哀哭，
羞怯，抑郁又深沉。
风吹自遥远的地方，
带来你嘹亮的歌声。



在一篇题为《色彩与语言》的论文中，勃洛克写道：“温柔明朗的色彩为艺术家珍藏着童年时代的易感性；但是，成熟的作家却贪婪地在心中厮守着感情的碎片。”他对当时的作家们只会使用单调的、没有色彩的萎靡不振的语汇这种现象大为不满，认为他们的灵魂是“堕落的”；同时，他对画家们抱有极